

冯
小
刚

我把青春
献给你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我把青春献给你 / 冯小刚·著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0.06

ISBN 978-7-5354-4410-3

I. 我...
II. 冯...
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6886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责任编辑: 陈曦
助理编辑: 刘莉
平面设计: 张清
媒体运营: 赵萌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 电话: 027-87679310
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真: 027-87679300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邮编: 430070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电话: 010-58678881 传真: 010-58677346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邮编: 100028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3.25
版次: 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: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165千字

定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冯
小
刚

我把青春
献给你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005 由冯老师到冯老——再版前言 刘震云
- 006 我把青春献给你（自序） 冯小刚
- 013 转业
·我被分到了西直门粮食仓库宣传科，战友们笑称我是“西粮太守”。
- 022 礼堂
·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在那座礼堂里，好像是《红楼梦》。看到一半我就哭了，说什么也不看了。
- 027 抬头望见北斗星
·王朔在生人面前非常腼腆，这一点很像同样是赫赫有名的王菲，都觉得他们俩特傲、不爱答理人。

148 **实话告诉你**

· 很难想象“实话告诉你”后面要说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

150 **拧巴**

· 别扭，偏执，一根筋，贬义的与众不同。

155 **伪另类**

· 伪另类，假装不爱钱，假装有个性，假装脏乱差。

158 **难忘 2002**

·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。

188 **徐老师**

· 一朵鲜花左躲右躲还是插在了牛粪上。

203 **嫁狗随狗**

· 如果要上车牌的话，我会在我的车牌前，加上 FXS 三个字母，意思就是“冯徐氏”。

由冯老师到冯老——再版前言

刘震云

当大家再读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时，现实中的冯小刚，已不是写作这本书时的冯小刚了。一、他已是具有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；二、他已年过五十，于“青春”这个词渐行渐远，如我者，过去称其为“冯老师”，如今干脆省一字，直呼“冯老”。



冯老，包括王老（王朔），身上一直残存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绪。往坏里说，一直相信生活中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；往好里说，一直不失赤子之心。冯老适合拍《非诚勿扰1》，加上王老，适合拍《非诚勿扰2》。

冯老身上，还残存着浓厚的壮怀激烈的英雄情结。因此，他适合拍《集结号》，适合拍《唐山大地震》。

2003年，冯老出此书第一版时，我也写过一个序。我在序里说，冯老师距大师仅剩一点七公里；七年过去了，冯老距大师仅剩一层窗户纸。

冯老虽然五十多了，但酒酣之时，突然又露出二十年前的青春朝气：兴奋，张罗，吆三喝四，把场面搞得有些乱。赤子之心加上壮怀激烈，再加上残存的青春和朝气，我隐约感到，他离捅破这层窗户纸，拍出经典撼世的作品，已经为期不远了。

冯老，你唯一要做的是：不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。

与冯老共勉。

2010年6月



我把青春献给你（自序）

冯小刚

2002年，我没有拍电影，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，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。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，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。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，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。

四十岁以后，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。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，波及面之广，受害的程度之深，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。方式也非常的简单、粗暴，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，也不做调查分析，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。比如说，它只给我保留了“加减乘除”的运算能力，之后的分数、代数统统被洗掉了。再比如说，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，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。



这一点，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，凡欲删除，必先问你是否 YES。

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，走着走着，路就断了。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：第一是沿原路返回，重新上路；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。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，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。记忆不断地塌方，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，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。

由此我得出结论，人脑是靠不住的。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

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，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，还罩了很多遍油漆。日久天长，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，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。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，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，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。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，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，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，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。

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。有蹉跎岁月，也有鲤鱼跳龙门；有对生活的坦白，更有对朋友的怀念。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，与朋友重逢，有时笑有时哭，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。

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，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给予我机会，赐予我智慧。更为可贵的是，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，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

我知道，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，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；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，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股行走人世间；我更知道，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，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，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。

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，写完了才蓦然发现，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。

我把解闷儿还给你（序）

刘震云

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，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。大家读就读了，不必引申和联想。如果它在说萝卜，那就是萝卜，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。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，但萝卜皮拌好，同样能登大雅之堂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。

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。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，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，只好补了许多腻子；而是，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，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。孔子是这样，鲁迅是这样，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。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。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人，一个真实修补的人，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。起码，修补是真实的。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，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。当然，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，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。但它好吃不贵，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，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瓢的味道一样。

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，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。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，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，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。冯导演不但讨厌“臃”“臊”“骚”的复杂用途，而且对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：真他妈事儿，这叫三权鼎立，归堆一个得了。比这更糟的是，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，无关痛痒，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，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。现在他的书写完了，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。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。

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。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。他

的书书中也有错别字。但上个世纪，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，一点儿不亚于鲁迅。鲁迅还在“深沉”的中国之中，到了王朔，第一个跳了出来。古今中外，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，都是伟大的。鲁迅说，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，他读来读去，读出两个字：吃人。王朔的小说，我读来读去，也读出两个字：别装。吃人不可怕，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。一个人装没什么，个个装就可怕了。该装的装没什么，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。看上去胆怯的老王，心竟是硬的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到了新世纪，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。二十年前，他的话多稠啊，任何场合，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；现在，四十多岁的王朔，笑话刚说到一半，就突然沉默了，开始撒手不管，任笑话自己走下去，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。为什么呢？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，或是他情绪的尾巴，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？

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，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。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，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、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，而是说：他的电影，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。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。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，仅仅是“实话实说”和平民主持人吗？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。祖国，母亲，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。

近几年，冯小刚成立了一个“冯小刚工作室”。先是设在北影，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。在北影的时候，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；到了大西洋新城，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。偶尔到那里去，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，每次都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在我看来，它不像一个工作室，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，挑着担，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；进出工作室的人，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。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；另一层含义，当下的电影艺术，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冰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与冯小刚有过三次合作。一次是1993年的《一地鸡毛》，因为王朔。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，下身穿一军裤，脖子上日夜挂着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”的工作照。易感动，易激动，易喝大，也

易发火。走起路来昂首阔步。一次是2000年开始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。春节过后，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。这时的冯小刚，脖子上什么也不挂，看书看报，偶尔要戴花镜。俯仰之间，他突然对我说：震云，我有些老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重庆和开罗。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，从此不再喝酒。一次是2003年的《手机》。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，复原后的冯小刚，浑身上下，打扮得十分利索。这时是冬天，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，他手指我腰间，郑重地说：摘下，像一大队会计。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，他脖子上开始挂围巾，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。漫长的时间里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。比这重要的是，短暂的合作中，过程是愉快的，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。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，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：对你我心里有底，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。比这更重要的是，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，而是相互提高。不是溜冰，是爬山。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，革命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。通过几次合作，我们达成如下共识：

一、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，事前都是必须的。

二、事情是一个过程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

三、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，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
四、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。中央说得好，困难和机遇并存。

五、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，必须马上砍掉一个。

六、说艺无止境，一方面是说生有涯，学也无涯；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，修改也是无止境的。

七、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，才叫修改；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倒重来，才叫调整。

八、也是最重要的，上帝的召唤，具有无穷的力量。

……

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，时间大约一个礼拜。

一进入创作阶段，冯导演爱喝水。一个上午，四瓶开水，他把着喝三壶半。“咕咚”“咕咚”一杯下去，仰头打量四周。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，亲自把着电脑，响应着上帝的召唤，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。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，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，或想些别的。因为冯导演对生活 and 艺术的敏感性，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，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，你只要等，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。作品大树的新枝，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，是开放的、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。他用实践告诉我，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，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。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，也带动了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。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。我想说的是，冯导演对生活 and 艺术理解的深入，对结构、对话、语感、情绪、高潮和声音的把握，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。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。仅鉴于此，刚才我说，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，现在我说，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，仅剩一点七公里。于是他对汉语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的失去耐心，完全可以忽略。

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。正处于创作状态，怎么还开着手机呢？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？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。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。或者，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，当天晚上告诉你。放下手机时，赴饭局时，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，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，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、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。犹如两人正在追狗，旁边飞来一只鸡，冯小刚会说：朋友，停一下，让我先追那只鸡。这时存在两种情况：一、你去追鸡，狗说，我也歇会儿，还在原地等你；二、等你追鸡回来，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告诉自己的是：忍耐，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。

修改剧本的地点，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“马场”的地方。这里距机场较近，孤零零盖了几栋房，养着几十匹马，四处不见人烟。一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。冬天下雪，城里的雪早化了，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。

吃过晚饭，记得常到河边散步。暮色之中，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。散步时，有时半天无声，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。具体谈了些什么，高高低低，现在已经忘记了。只记得最近这次，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，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，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，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：又是一年春来到，杨花满天飘。

冯小刚这本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，是利用《手机》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但它别具一格。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，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，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。物是人非，或物在人亡，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，感情是不一样的。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，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，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：在“不”声中长大，会自己横刀立马，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。冯小刚过去说过，过去盖起的宫殿中，没有他的位置，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，另起炉灶，搭起了一间偏房。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，越盖越大，越盖越高，渐渐成了一个院落，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。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《不过如此》，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：写《不过如此》，是三十八年长成一根萝卜，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；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，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，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，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、院落和宫殿。也有些像看动物，初看有些四不像，非狗非鸡，非驴非马，但它像麒麟哪。

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，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，对于这本书，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，朋友，没别的，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，逗你解个闷儿；那么作为朋友，现在我用这篇序，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。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：朋友，别忘了，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，古人云，行百里者半九十。

2003年4月

转业

1

我于1978年入伍，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任美术组学员。三年后提成二十三级小干部，时任美术设计。七年后，部队精简整编遭遇淘汰。

那一年是1984年。

元旦刚过，政委笑眯眯地找我谈话，态度异常和蔼，我心头一沉，知道这回“狼”来了。我很配合，对组织上的决定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我甚至第二天就搬出了军区大院。

据我所知，和我一批转业的，到现在还有些人住在军区大院里没有走。我当时之所以离开得那么匆忙，主要是不想在广大指战员面前丢份儿。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部队竟是那么的留恋。转业的真正原因我是心知肚明的。

很简单，我恋上了一个女孩。女孩的父亲是话剧团的一位老同志。

老同志发现女儿有些春心荡漾，于是跟踪排查顺藤摸瓜揪出了躲在幕后的冯小刚。老同志怒不可遏，向我发出严正警告。

看在他女儿的份儿上我没有跟他急。

他老人家以为已经遏制了我的想法，却没想到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终止。女孩不但没有知难而退，反而变本加厉与我保持热线联系。老同志恼羞成怒，将该女儿绳之以法，据说蚊帐杆都打折了。

女孩的痴情深深地感动了我，当时热血沸腾，要不是战友拦着我，我差点儿就冲到女孩家，对她父亲说：要打您就打我吧。

幸亏我没去。

因为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女孩的心上人根本不是我。宁死不屈是不假，但为谁宁死不屈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不仅被她父亲忽略了，也被我忽略了。事后女孩如实告诉我，她的意中人是一位在民航工作的英俊小生。这使我恍然大悟，为什么她会频繁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但每次都是蜻蜓点水。原来这小丫头玩儿的是声东击西金蝉脱壳。

我犯了一相情愿的错误。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了起来。但在日后的岁月里我仍然犯过很多次一相情愿的错误，我对自己的愚蠢一腔悲愤又无可奈何。

谁让我心地善良痴情不改呢。

这是后话。当时女孩的父亲依然被她蒙在鼓里。为铲除心头之患，老同志串通我们团的政委借精简整编之名将我纳入了转业名单。

2

1984年转业的那批干部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公检法战线上去了，而我却被分到了西直门粮食仓库宣传科。

战友们得知，笑称我是“西粮太守”。

仓库位于西直门火车站的北侧，我沿着仓库的围墙踱步，思绪万千。然后作出决定，谢绝了军转办同志的好意，没有赴任。

接下来的日子乏善可陈。

除了四处托人找工作，就是等消息。幸好我在基建工程兵的两个朋友也面临失业，他们是整个兵种集体转业。同命相怜，我们就天天泡在一起打发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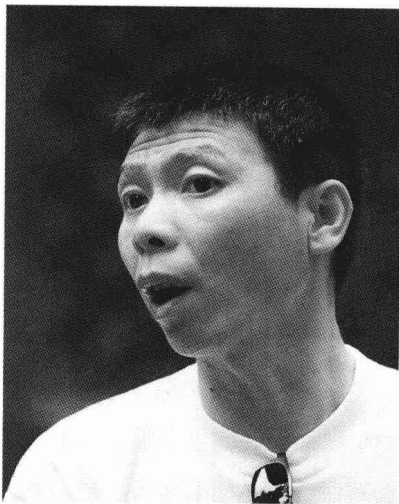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以来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优越感在渐渐地消失。

那时中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大款，顶多是一些二道贩子。文化革命虽然已经结束，但人们的价值观依然是视金钱如粪土。在当时，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所受到的青睐，绝不逊于现在的 IT 界精英。工资高不说还透着出类拔萃领尽风骚。所不同的是，如今的 IT 界精英们没有统一着装，如果不递名片主动显摆，极易混同于普通百姓。对相貌的要求也相当宽容。几大著名网络公司的 CEO 坐在电视里集体亮相，看上去也是坑坑洼洼锣齐鼓不齐。相比之下，那时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看上去则整齐体面得多。一水儿的三接头皮鞋皮手套，军装是毛凡尔丁的料子还垫肩，大衣是马裤呢的，栽绒领子，后腰上还有一道横靶，缀着两粒八一军扣。除了腰上没有子弹夹，手里没有刺刀枪，和毛泽东时代的仪仗队大致相仿。虽然这中间也掺了一些沙子，比如像我这种长得有点儿像越南人的，但毕竟是瑕不掩瑜，眉清目秀的比例比 IT 精英们高得多得多。

我们几个人每天穿着军装走在街上，常常招来路人对子弟兵的羡慕与敬重，但实际上我们是解甲还没有归田的待业军人。

除了去紫竹院晒太阳，就是去魏公村的自由市场买菜，凑到一起做饭。那一阵子我的厨艺突飞猛进，花十块钱能做一桌子菜不带重样的。

再后来，做饭做烦了就开始做组合柜。一开始样子十分简单，就是把一排书柜连起来，后来又不过瘾，又上面加一溜儿顶柜，还嫌不复杂又把写字台也夹进去，最后竟然变魔术般能从柜门里变出一张单人床来，令观者惊叹不已。这样的时光过了大约



部队文艺工作者里，像我这样长得像越南人的不多。